

柴静:接下去要做什么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2003年的4月,长安街上的迎春花开得金黄繁盛,柴静在《非典阻击战》里穿的那件滑溜溜的土黄夹克却看不到这种生命力。但她挽至手肘的袖子和夹克上延伸的橙黄拉链,却在土黄色调里添了一点明媚,一如站在镜头里的柴静——是个漂亮姑娘,梳着温婉的齐耳短发,一边顺到了耳后,眼神坚硬笃定地在画面里有点不匹配。

不匹配但却很合时宜。拿着梁建增送给自己的书,念着上面写的“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柴静到《新闻调查》报到。当时《新闻调查》正在讨论关于SARS的选题,屋子里的空气粘稠滚烫。没有人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以后会怎么样。

有一种论调说“记者唯恐天下不乱”,言下之意乱世出英雄的同时也可以成就记者这样一个特殊的工种。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却着实让人不太舒服,反驳的据点也很容易找到,如果没有乱世中的记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恐怕“乱”的时间会大大延长,“英雄”的诞生可能也不会那么迅速。

尽管现在大家都拿CCTV来吐槽,但2003年的春天里每家闪烁的方盒子里没有不定在这个频道上的。

柴静问:“那怎么做?”

同事答:“到现场去。”

声音的意义

电视新闻系学生的第一堂专业课,老师就会告诉大家它同传统新闻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声音一体的传播手段。相比平面媒体,它对于观众多了听觉刺激;相比广播媒体,它多了视觉刺激。多重感官刺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对于追求真实性的新闻来说却是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失掉同期画面的纯声音,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有意义吗?

因为无法消毒,疾控中心的人说摄像机不能一起进病房,柴静要求同事给她别一个麦克风。

“有意义吗?”

“有。”

《非典阻击战》里,画面如实地记录了柴静穿防护服的过程,全身的白色防护服、淡黄色的乳胶手套、浅蓝色的护目镜,里面是一件高领无袖的针织衫,肩膀的瘦削显得她脑袋有点大,胸前贴了块黑色的大力胶,里面别着一支无线麦。

进入病房前,柴静正了正自己的护目镜。镜头里她消失掉,某个护士用一把绿色的链条锁穿进门把,掐断了她的背影。播出画面里并没有看到她进入病房前的回头一笑,但负责后期的同事告诉柴静说当时自己曾经在剪辑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把那个画面放慢来看。

“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能记得当时病房门颜色的柴静,并不记得关于自己的这个细节。只有记者进入的拍摄,最后使用的只是一段同期声,一位SARS患者和柴静的对话,解释了如何寻找、控制污染源的问题。里面插了一个画面是杵在走廊窗前摄像的背影,努力地往里拍,尽管好像什么也没拍到。

其实如果没有这段画面和声音,只要一段医师的解释,似乎也可以说明要阐述的问题。

虽然省力和安全并不代表虚假,但是努力和无奈却实实在在地传达了真实。

《非典阻击战》的最后一部分,是在首都医科大学佑安附属医院拍的。“佑安”是个多好的名字,保佑平安。苦难中的希望,天然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有点肿胀的女病人穿着条纹病号服,挂着点滴,精神很好地坐着接受柴静的采访。

“你心里有底吗?”

“我觉得没问题,我最难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特别重要。”

柴静问另外一个虽然躺着,但在慢慢恢复的病人,出院之后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病人答:“我想做的太多了,对生命真是,有新的感悟。”

伴着这句话,镜头慢慢地从戴着口罩的脸,摇过另一个病人,摇到窗外的绿叶。与病房里的些许昏暗截然不同,窗外明晃晃的光线照得叶子油亮油亮。

柴静说:“我不上地跟这些人亲。”

制片人张洁跑到他们住的小酒店里,提着一束花挨个拥抱。看着大男人绷着身体亲热的柴

静,有种莫名的喜悦。只是后来才知道,台里有人看到他们回食堂吃饭,跑去跟张洁反映威胁到大家的安全。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柴静说自己怎么也不记得回去吃过饭的事情了,南院的食堂“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6个人住的宾馆慢慢连服务员也不见了,每天早上都自测体温。某天柴静觉得自己鼻子的气是烫的,觉的肯定是感染了。半梦半醒之间,想的还是怎么能搞个DV进病房。

“不能白死。”睁开眼睛一看,三十六度五。

6个人一起跑去吃干锅驴肉,喝白酒,辣得满头大汗。打完针回去泡茶喝。各自在房间洗非常长时间的热水澡。

排出体内的水,补充新鲜的水,用干净的水清洗自己的身体。6个人没有关于是否感染的交谈。

“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饭桌上同事也会给柴静添上一杯白酒摆着。

窗外的绿叶

《非典阻击战》的最后一部分,是在首都医科大学佑安附属医院拍的。“佑安”是个多好的名字,保佑平安。苦难中的希望,天然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有点肿胀的女病人穿着条纹病号服,挂着点滴,精神很好地坐着接受柴静的采访。

“你心里有底吗?”

“我觉得没问题,我最难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特别重要。”

柴静问另外一个虽然躺着,但在慢慢恢复的病人,出院之后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病人答:“我想做的太多了,对生命真是,有新的感悟。”

伴着这句话,镜头慢慢地从戴着口罩的脸,摇过另一个病人,摇到窗外的绿叶。与病房里的些许昏暗截然不同,窗外明晃晃的光线照得叶子油亮油亮。

柴静说:“我不上地跟这些人亲。”

制片人张洁跑到他们住的小酒店里,提着一束花挨个拥抱。看着大男人绷着身体亲热的柴

静,有种莫名的喜悦。只是后来才知道,台里有人看到他们回食堂吃饭,跑去跟张洁反映威胁到大家的安全。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柴静说自己怎么也不记得回去吃过饭的事情了,南院的食堂“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6个人住的宾馆慢慢连服务员也不见了,每天早上都自测体温。某天柴静觉得自己鼻子的气是烫的,觉的肯定是感染了。半梦半醒之间,想的还是怎么能搞个DV进病房。

“不能白死。”睁开眼睛一看,三十六度五。

6个人一起跑去吃干锅驴肉,喝白酒,辣得满头大汗。打完针回去泡茶喝。各自在房间洗非常长时间的热水澡。

排出体内的水,补充新鲜的水,用干净的水清洗自己的身体。6个人没有关于是否感染的交谈。

“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饭桌上同事也会给柴静添上一杯白酒摆着。

窗外的绿叶

《非典阻击战》的最后一部分,是在首都医科大学佑安附属医院拍的。“佑安”是个多好的名字,保佑平安。苦难中的希望,天然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有点肿胀的女病人穿着条纹病号服,挂着点滴,精神很好地坐着接受柴静的采访。

“你心里有底吗?”

“我觉得没问题,我最难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特别重要。”

柴静问另外一个虽然躺着,但在慢慢恢复的病人,出院之后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病人答:“我想做的太多了,对生命真是,有新的感悟。”

伴着这句话,镜头慢慢地从戴着口罩的脸,摇过另一个病人,摇到窗外的绿叶。与病房里的些许昏暗截然不同,窗外明晃晃的光线照得叶子油亮油亮。

柴静说:“我不上地跟这些人亲。”

制片人张洁跑到他们住的小酒店里,提着一束花挨个拥抱。看着大男人绷着身体亲热的柴

静,有种莫名的喜悦。只是后来才知道,台里有人看到他们回食堂吃饭,跑去跟张洁反映威胁到大家的安全。

节目播出的时候,柴静和同事一起窝在宾馆房间里看。只看了10分钟,每个人都发短信电话淹没了。

“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在这世界上能认识这么多人。”

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5.74%,有超过7000万人收看。陈虹打电话给柴静,没表扬,也没骂,送了她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不管问与不问,收获就在那里。那年,柴静被评选为“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检查合格的6个人搬出宾馆回到了平常的生活中,某天柴静收到一封短信。信很短,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七二一医院。

时间倒回去,海淀卫生院的消毒车旁,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正在教七二一医院的医生护士如何使用喷雾器消毒。柴静看到他过小的手套老是掉下来,露出一截手腕,就走上前去帮他往袖子上箍了箍。穿着防护服的两个人能看到的只有彼此防护镜下的眼睛。

信上说:“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最后他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柴静曾在一篇文章里分两截地讲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推进的孙仲线里如果不倒回去看很难联系起来。她没有说自己是给这个小伙子回了信,只是接在这个故事后面说:“非典结束了。”

做SARS报道时她让送东西的妹妹放下东西立即离开,远在西的母亲看了节目之后才知

道她进了病房。柴静说母亲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现在能找到的这期《非典阻击战》,画质已经非常不清晰,但值得庆幸的是起码它的创作者还在。现在的柴静眼神中没有了那么多力气,偶尔也会有花边新闻,不管是关于老公还是同行的评议,她都没有出来说到底如何如何。好比一场华丽的舞会,有人想把她往中间推,她没动,自顾自地舞着舞着,周围慢慢也就成了一个圈。

重温“护士长日记”

“11时30分,我正在购物,手机响了……”这是《护士长日记》2月15日第一篇的开头第一句话。2003年,时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SARS临时病区护士长的张积慧,用自己的日记记录了奋战在非一线的46个日日夜夜。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太感人了,我想每天都把这些记录下来,你看怎么样?”进入隔离病区的第3天晚上,张积慧在电话里对丈夫说自己已经写了两篇日记,以后想继续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这场战役。

张积慧的丈夫梁冀源,时任空军广州医院全军传染病中心药物学科代理主任,也正在积极研发抗病毒药。他对妻子的想法非常支持:“非常好啊!这些事情不是谁都能碰上的,记录下来我想很有意义的。不过,除了写日记,你看能不能把病人的治疗过程也记一记,以后搞研究可能会有价值。”

每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留给她的时间并不多。每篇日记都很短,语言很直白,张积慧简单记录下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但就是这些简单的文字,为我们还原了抗击SARS一线的真实生活。

紧急组建的隔离病房不到一个星期就住满了患者,40多个病人的治疗护理工作让张积慧和她的同事们异常忙碌。身为护士长的她要照顾到患者和同事的方方面面,走廊里、电话里处处充斥着“护士长,护士长!”的呼喊声。下班之

后,张积慧的双脚肿得已经穿不进鞋子,站了一天的膝盖都打不了弯。

“忙得没空想,而是在隔离病区令大家产生恐惧的传染病病毒。”有刚调来增援的护士,传言使她非常恐慌,连讲话都打颤。张积慧鼓励她说:“别怕,你看我们干了这么多天都没事,勇敢点。”

避免交叉感染需要严格的消毒措施和良好的心情,除了按照严格的操作规范进行消毒,一线的医生护士们也会给彼此制造一些惊喜。三八节那天,张积慧记下了这样一件事:院领导本来只给女患者送了康乃馨,发到一半才想起来给护士们补送了一篮玫瑰。

她写道:“整个病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今天过得真开心,要是天天这样多好。”

SARS之后,张积慧先后调到医院宣传科和党委办公室负责行政工作。但到了2007年,张积慧申请回到护理部,继续从事护理工作。她说:“我喜欢这个行业,护理事业我想做一辈子,因为觉得踏实,总有干不完的话。”

2009年《护士长日记》荣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张积慧本人2005年曾被推举参评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获得广州市红十字会授予的“南丁格尔式优秀护士”。

面对诸多荣誉,张积慧说:“荣誉是集体的,成绩已经过去,只有不断进取才是自己永恒的追求。”

一曲歌点亮希望

恩雅的声音犹如天籁,喃喃中与听者交流、互动。有人评价说她“歌声中至性至灵的气息,像天使般冰清玉洁,慢慢地流淌在每一个人受伤的心灵中”。这种流淌抚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音乐无国界。远在萨拉热窝,大提琴家韦德兰·斯梅洛维奇正在一片废墟上专心而忘我地进行着自己的大提琴演奏。萨拉热窝的漫天硝烟中,22个无辜平民倒在巨大的炮击声中。斯梅洛维奇决定,从当天5月27日起要在废墟上连续演奏22天,来祭奠这22个无辜的亡灵。背后的墙壁也会因为被炸毁而坍塌,废墟外仍然充斥着炮声枪声,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大提琴的低鸣声中饱含着一名艺术家对于同胞的哀思,同时充满了对于战争的愤怒。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这样一幕:船即将沉没,人群四散逃跑,但乐队仍在甲板上继续演奏。伴着不断上升的冰冷海水,乐手们继续着他们最后的演出。表情平静而安然,音乐是他们写给自己的绝笔信,也是送给别人的安魂曲。

优秀的音乐作品不会被轻易遗忘,有故事的歌曲也会因为被赋予的意义越发茁壮。汶川地震时王力宏和陶喆重唱了这首《手牵手》,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们“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这是《手牵手》歌词的第一段,时至今日,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听,读着这些歌词,那些担忧的日夜仿佛昨天。

灾难发生时应景而生的歌曲有很多,人们传唱它们以寄托哀伤、养育希望。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歌手恩雅的Only Time在美国人口中广为传唱,这首带有教堂圣咏音调的歌曲,明朗、宽阔的色调中,似乎展现了未来的无限光明。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香港的女儿”

郑伟文导演的15集粤语电视剧《亚洲英雄》,由黄日华、周海媚等人主演,讲述了2003年春,香港一批医护人员为抢救SARS病人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在一轮出生入死的拼搏过后,写下了香港历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页。

剧中的男女主角甘进遥和黄绮云,分别是以沈祖尧和谢婉雯为原型进行创作。《时代周刊》称沈祖尧为“亚洲英雄”,香港人则称谢婉雯为“香港的女儿”。

3月SARS疫情在香港暴发时,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雯主动请缨,从内科病房调到SARS高危病房工作,踏上了抗击SARS的最前线。当时,屯门医院已经接收了3名SARS病人。上司欧阳东伟回忆说:“她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义不容辞。”

3月底,谢婉雯与护士刘永佳一起为一名病人插喉管,因此感染SARS病毒。刘永佳不久因病殉职,成为香港第一位因感染SARS而殉职的护士。

从医生变为病人,谢婉雯没有惊慌,仍然一心只想看医治病人。她坚信,卧病的日子很快会过去,更从未想到自己会离开人世。欧阳东伟回忆说,她入院后一直很有信心可以康复,“冷静又勇敢”。当时她曾对同事说:“没事的,就当做休息两星期,看

看书,看看电视,时间很快过去。”

但是谢婉雯的病情不断恶化,肺部的感染情况越来越严重,气喘情况已相当严重,在4月15日被送入深切治疗部,插上喉管协助呼吸。拥有呼吸科专科医生资格的谢婉雯,曾与自己主治医生一起看肺部X光片,很清楚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她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色。即使身边的同事看到她十分痛苦,她却从未埋怨一句,依然乐观地希望自己早日出院,回到一线工作。

刚刚庆祝完35岁生日的谢婉雯在与病魔抗争40天后,于5月13日不幸殉职。22日,香港特区政府以最高规格为无私救人、英勇抗击SARS而殉职的医生谢婉雯举行了葬礼,颂赞她是“香港的女儿”。

香港《明报》社评向她致敬,写道:“谢婉雯医生燃烧自己,不但给人添温暖,这把火还将永耀香江,成为典范。”

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发表声明说,谢婉雯医生“在帮助他人时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勇气,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会忘记她无私的奉献”。

“开个玩笑,我觉得‘SARS’是一个极其聪明的病毒。”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重庆为领导干部讲授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媒体应对,谈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SARS的影响。白岩松说,SARS发生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在两会换届时开始蔓延,当时有官员怕引起恐慌造成不稳定因素,而对疫情没有及时通报。有官员先后因SARS被免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我国信息公开化的发展。

“我不希望历史成为几个文人随意撰写的玩笑。有关非典的真相,不应该被时光掩埋。”

——61岁的方澍是10年前的SARS英雄,他战胜病毒,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了抗击SARS胜利的希望。康复回家的6个月后,他的各个关节开始出现骨坏死。10年后的他过节宁肯住在医院,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他组织SARS后遗症患者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想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段历史。

“SARS虽然是件坏事,但它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任时长期分管全国公共卫生工作。2003年,在SARS暴发之时,他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近两年,但一个电话把他又重新送到SARS攻防战的第一线。十年之后谈SARS,他指出SARS之后,国家加大了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目前已基本建立起来了。“而在10年前,卫生防疫体系只是一个框架,很不完善。作为一个老卫生工作者,我对此感到很欣慰。”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SARS 微议



“改革开放之后25年的投入欠账,一个非典连本带息全还了。”

——作为一名疾控人,广东省清远市疾控中心流行病科科长孙小康对SARS的感情十分复杂,直到现在他仍然非常关注关于SARS的一切新闻。SARS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但国家也正是从此开始重新重视急性传染病及新发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他说:“可谓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香港人不能掉以轻心,当然,沙士期间体现的精神也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

——香港《文汇报》3月20日刊发立法会议员何俊贤的署名文章《沙士十年的省思》,文章悼念病逝的医护人员和市民,亦呼唤大众对防范疫症的意识。面对政府及市民的逐步减弱的防控意识,何俊贤认为现时特区政府需要推动“全城清洁大行动”。

“开个玩笑,我觉得‘SARS’是一个极其聪明的病毒。”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重庆为领导干部讲授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与媒体应对,谈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SARS的影响。白岩松说,SARS发生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在两会换届时开始蔓延,当时有官员怕引起恐慌造成不稳定因素,而对疫情没有及时通报。有官员先后因SARS被免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我国信息公开化的发展。

“我不希望历史成为几个文人随意撰写的玩笑。有关非典的真相,不应该被时光掩埋。”

——61岁的方澍是10年前的SARS英雄,他战胜病毒,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了抗击SARS胜利的希望。康复回家的6个月后,他的各个关节开始出现骨坏死。10年后的他过节宁肯住在医院,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他组织SARS后遗症患者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想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段历史。

“SARS虽然是件坏事,但它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任时长期分管全国公共卫生工作。2003年,在SARS暴发之时,他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近两年,但一个电话把他又重新送到SARS攻防战的第一线。十年之后谈SARS,他指出SARS之后,国家加大了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目前已基本建立起来了。“而在10年前,卫生防疫体系只是一个框架,很不完善。作为一个老卫生工作者,我对此感到很欣慰。”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

《手牵手》CD。

张积慧在病房为患者打针。

香港市民送别谢婉雯。